

全華叢書

全
華
錄
卷
四

北山文集卷二十七

宋鄭剛中撰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擬墓表係省記

滎陽氏五季未有自閩中避亂趨浙東者一族居婺之金華今爲拱坦鄭一族居衢之西安今爲石室鄭拱坦有諱百藥者生三子曰克從克允克明後枝爲東西中三派克從有子曰詳以進士官至朝請大夫累贈中散大夫克從亦贈至金紫光祿大夫蓋東鄭也克允有子曰誥累貢禮部不第克明有子曰誥進

士特奏名不顯故西中兩鄭凋落不能起先生蓋府
君誥之子西派之厚德君子也諱某字子憲生于天
聖辛未七月二十五日某甲子卒于崇寧乙酉十一
月四日某甲子享年七十有五嘗主衛之汲縣岳之
平江潭之湘鄉簿由湘鄉陞爲醴陵縣令由醴陵致
其仕得承事郎娶盛氏男子二人長曰某次曰邵老
未名而卒女子二人長適申屠晏次適楊某皆同郡
士先生有容止美鬚髯眉目如畫未冠時入太學賦
清微之風養萬物名稱大振林希自以爲不及文忠

歐陽公以禮延致謂秀傑後累入舉不第元祐戊辰始以特恩調官非其志也先生旣遊學悉以家事付兩弟生理大匱丁母太夫人方氏憂毀過垂死祥除糜粥不贍爲近寺僧所憐分飯食之年且五十始娶盛氏盛夫人竭所遺嫁俾圖溫飽先生輒取以遺其弟或誚之則曰人患不義而生古無貧死者遇大寒獨處一室竊竊誦書夫人往窺之多見其單露凍慄問衣之所在則曰解付某人矣卒以爲常厯四任口不及人之臧否至其談說今古論道理則袞袞成

文方其俛首小官不見喜怒有加謗嫚者先生受而不拒其在湘鄉洞蠻寇邵州朝廷出察訪使者湖南北兩道安撫使交兵以進期會旁午先生事至辦疇賞第功同列或攘取之先生與而不爭掛冠之日醴陵士民相與言曰鄭大夫貧無以歸各致厚贐先生中夜拏舟去一錢不取至鄉無屋可入從族人借環堵之舍編竹以居時年七十四每歲時祭享見其尊夫人畫像必流涕俯伏移時顧謂其子某曰吾以不自振耀使吾母半世桑苧與辛苦同盡茲爲大痛

汝勉卒業求富貴他時無寒瘁汝母如吾母也乙酉
冬三日飲醇酒觀圖畫夜猶讀細字書翌旦如有所
不樂盥濯正衣冠以逝有詩集二十卷山谷嘗詠其
看書就日影對客避簷風及酒量晚年終是減花天
雨意自然多之句曰平澹不刻削雜置古作者中未
見孰先後其爲名流所推重如此戊子春三月十六
日甲子始克葬于東陽鄉官田山祖塋之側某復窘
窮勢力不足以得鄉大夫之文以銘諸幽宣和戊戌
予始得以先生之盛德表於墓上而繫之以辭曰

先生之壯雖有文章命窮而不得奮發先生之老雖在仕路官小而不見施設及其死也所存者厚德清名而已以此易彼端不磨滅

某宣和間嘗擬爲先公墓表竊紀潛德之大槩以俟作者待制潘公良貴一日探篋見之歎曰上世委祉于後者如此其深君其愛重後十年某叨取科名紹興壬戌以端明殿學士繆當坤維寄閩越乙丑進職資政殿恩寵日隆材力寢敝念一旦顛仆則先公幽宮未銘之恨必抱以終天丁卯春叩

首致書潘公曰惟公鄉井筆硯之舊知某最深今茲名位踰分滿盈之禍恐勿克逭官田之山松楸拱抱而下無信後之碑先公所留詩文二十卷又悉因盜火化去其何以流清芬於永久竊名責身日復一日榮不蓋痛公幸憐之賜以大筆表之墓上使他時不肖孤骨朽而豐珉不壞則存沒之光不一朝夕止敢狀以請公報曰先中奉長者之聲人誰不聞文字其敢輕道然念福慶山先人之藏亦未有銘非公無所託者祿食迷誤茲志往來于

懷久而未敢有言讀來示榮不蓋痛不知涕淚之
橫落也要是二老人之遺美當互見吾二人之手
此菲陋今曰所以不得辭曰先王之壯雖有文章
命窮而不得奮發先生之老雖在仕路官小而不
見施設與夫以彼易此之句使良貴竭精盡慮未
知於此語上更能少進否也報至未幾某以罪惡
暴著物論勿容上懷不忍止放南裔年餘待制潘
公亦已傾逝嗚呼我之所以託公公之所以屬我
者皆不遂矣竊伏自念衰瘁餘生裏以瘴癘其何

能久謹錄始末以付後之有立者

祭邢商佐文

嗚呼商佐嗚呼痛哉吾有女爲公冢婦女有子實公長孫數年之間隨我萬里每書須百日乃傳公家雖倚望婦孫之歸勢未能也去年秋某與累偕出峽至鄂以罪獨之桂陽婦孫各隨其母某出門謂糟糠曰到鄉稱力遣女卽命其往見廟拜舅姑外孫已八歲意趣類成人婦攜以歸商佐當少慰意矣嗚呼豈知吾爲此言而公之易簣已七日矣嗚呼商佐嗚呼痛

哉公病吾不赴寢而問公死吾不臨棺而哭吾女之
歸公不能坐受棗栗於堂吾外孫不得扶公之膝受
城南讀書之詩衰衣練服號呼豆觴之前而商佐如
勿聞也嗚呼商佐嗚呼痛哉夢幻泡影達觀不認以
爲有未能忘情則親戚安得不以爲悲然公諸郎自
晦以下相次以立其事母孝比父存有加公之猶子
肅睦而勤幹眎晦等手足若九原回首可以無恨某
也登高而酌涕不隨風書以遺辭哀感可寄靈其鑒

饗

北山文集卷二十八

宋鄭剛中撰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回肇慶倅黃魁

某官學冠域中名滿天下雖步武玉堂今已爲晚然猶迂回外郡豈睠注特異晦其光者所以違其用耶卽有殊恩徑登近密衰朽者尙幸見之

又

某頃者瞻際英範于一日而睽闊之恨抱之十五年矣謹俟羽儀騰上用稱名實卽馳書贊慶且料嚮往

之懷不謂退然自處於恬靜之中而區區之跡旋以
罪戾纏裹書記不修寢興莫問因循以至于今盛德
高明有以照察其心否

又

某戊午年以考工部兼右司因職事暫寓天竺時如
象罔隨羣同有得珠之譽竊自欣幸越辛酉出使西
南又明年留師自是渺邈一涯名姓不至於几格之
下念之嘗負負也高誼不忘過蒙省記言之慚懼

又

黃柑建茗頌睨極珍獐烟中有此秋色如一到洞庭
也小團猶是疇曩天上見之不謂今而得此佩奉情
睠言其可旣數日體中小不佳老眼眩霧書字不能
楷更惟台察

又

某方約蔡簿臨行爲取書呈達書欲付而陳承務來
復領睨示就聆卽日台候萬福不勝感慰端石又荷
尋致屢拜嘉賜尤極愧悚硯不以眼爲輕重第說硯
者謂石老則無眼嫩則眼多嫩與老以眼辨又下巖

所產眼綠而精明他巖雖或有之不及也正如火黯
熨斗焦之類雖是石病要是他巖石則不得有此說
之信否不能識謾書以贊石工率易皇恐區區報謝
言不能盡

與蒼梧陳簽

人不瞻晤爲懷可知枯冷杜門無從修問全恃孚照
不以爲尤高才淹泊備見靜養不擇事而安政所以
資光大惟自珍護以對來休

又

中間旆從道江西高誼肯過其門幸矣而蒲柳衰姿
望秋懷病已恨不及迎肅八月二十五日遽被專帖
委曲周盡若奉顯人循省之衷惕然憎愧莫知所以
蒙也孫兒雖嘗率易稟敘益以況犯爲媿久欲裁謝
羸敝未能茲因順風敢布其畧

回胡提舶

欽惟提舉都運培積官政紳綏有光茂植嘉祥譽望
增著疇曩願見旦旦不置宦遊南北未遂參際今茲
使節在望而某也懷沴囚山不敢與士夫通名謁史